



永不凋零的伞花

■李友懿 徐路

格尔木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高原训练场，仿佛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

二级军士长关立恒摩挲着泛黄的伞降考勤表，指腹轻轻划过2015年7月6日那一页——那天，3连连长吴建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战友的平安。

窗外的白杨叶沙沙作响，仿佛是伞绳摩擦的声音，关立恒的记忆又回到10年前。

2015年7月6日，吴建在格尔木进行高原伞降训练时，受回旋风气流影响，突发两伞相插特情，伞衣伞绳将一名连队战士缠绕。在急速下坠的生死关头，吴建毅然放弃飞伞自救的最佳时机，他一边鼓励安慰战士，一边全力排除险情。最终，战士脱险得救，他却不幸坠地牺牲。

他牺牲那年，刚满30岁。

后来，吴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被陆军追授“献身强军实践的模范连长”荣誉称号。

2013年，吴建刚接任连长时，3连刚转隶，全连没几个人见过翼伞。第一次组织模拟离机训练，战士们望着15米高的铁塔直咽唾沫。吴建二话不说扒掉外套，背着“轮式伞包”从平台上一滑而下。

“他的颈椎错位过两次，医生说再剧烈运动可能瘫痪。”老营长郭海龙记得，吴建总把病历塞在抽屉最底层。一次武装泅渡训练，吴建示范水下战

术动作时撞到礁石，浮出水面时鼻血染红了水面。卫生员要拉他上岸，他却抹把脸继续喊：“看清楚了！这个动作能保命！”

战士们私下叫他“三不连长”：不搞特殊、不藏私心、不避风险。吴建对自己严格，对战友却格外亲切温暖。暴雨拉练，他把雨衣让给发烧的列兵；跳伞前的一顿饭，他把连部留的热馒头塞给新兵……

吴建牺牲那天，伞降教练员、中士冯军亮正在教新兵叠伞。当消息传来时，这个经历过百次实跳的硬汉蹲在地上，手里的伞绳缠成解不开的结。“中午连长还和我们讨论翼伞操控呢……”他后来写了30页的纪念文章，其中一句被很多人抄在日记本上：连长把生的机会给了战友，就像他平时总把热乎饭让给我们。

吴建牺牲后的每年清明和7月6日，连队官兵都举行纪念仪式。

2017年，连队荣誉室落成后，中士胡金玉担任连史馆解说员。每当新兵入营、老兵退伍，都会来荣誉室向老连长报告。

荣誉室的入口处，镌刻着“赤胆忠心、攻守兼备、生死与共”几个大字。10年来，这句话已融入3连官兵的血脉，激励他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今年是吴建牺牲10周年，连队邀请退役老兵，在荣誉室前讲述吴建连

长的故事。

盛夏的雨丝斜斜地织成细密的网，3连全体官兵在荣誉室前站成整齐方阵。

在荣誉室的玻璃柜里，摆着一套洗得泛白的作训服。那件作训服上，左胸口袋缝补过3次，袖口磨出的毛边被细心地卷了进去——这是吴建牺牲那天穿的衣服。

“在组织伞降训练前，连长主动找我谈心。”参加纪念仪式的退役老兵冯军亮双目含泪。“他说，你作为连队的训练骨干，平时关心战士，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腰伤。特别是马上要展开伞降训练了，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来，不要一个人硬扛……”

胡金玉的射击奖牌，摆放在荣誉室的醒目位置。当年参加比武前，他看着各路神射手，心里直打退堂鼓。有战友念叨“要是吴连长在……”，这话让他想起连长练习伞降平台跳伞时的情景：2米跳台跳了127次，腿肿得穿不上作训裤。连长却笑着说，男人就得顶上去。想到这些，胡金玉毅然把枪架在肩头。他每天加练到很晚，别人休息时，他还对着弹孔复盘总结。最终，他把金牌捧回了连队。那天，他在荣誉室待了很久。面对吴建的雕像，胡金玉哽咽自语：“连长，我没给您丢脸。”

关立恒如今是全营的伞降首席教

练员。在带新兵实跳时，他总会重复当年连长的动作：三步离机前轻拍伞包，着陆后组织收伞。有一年高原伞降训练，他带的新兵遭遇强气流，重现当年的险情。“别慌，跟我做！”关立恒吼出这句话时，突然明白了吴建当年的镇定源自何处——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

担任教练员以来，关立恒每次检查伞包，总会多摸一遍伞绳接口——那是吴建当年反复强调的细节。“连长牺牲后，我们把每个特情处置流程练了上千遍……”他望着训练场上跃出机舱的身影，看一朵朵伞花绽开，在蔚蓝的长空翱翔。

吴建离开这的10年里，连队共计12人荣立个人三等功，2人荣立个人二等功；连队多次参加重大任务，并获得“四铁先进单位”“军事训练一级单位”等荣誉。

夕阳为高原镀上金边时，最后一批跳伞员平稳着陆。他们收起伞包的动作整齐划一，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营连主官为每位新跳伞员披上绶带，佩戴大红花。

在吴建的故乡江苏省如东县，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刻着他的名字。纪念碑前，新换的鲜花上还沾着露珠。花儿在风中摇曳着，如同那永不凋零的伞花。吴建的精神就像这伞花一样，将在3连官兵的心中永远绽放，激励他们一次次奔赴新的征途。

步战车里的盛夏

■董庆月

在北回归线以南
烈日灼灼，有着火一样的热情
步战车发射子弹和炮弹时
声音铿锵，像在庄严宣誓

它用高度制造气势
它热情洋溢、方向明确
腹腔中有火焰的种子
和定位器的嘀嗒
它用重量在路上刻下自己的脚印
带着向前的信仰——加速
听啊，它撕裂了风
发出一种能够碾压一切的声音
是那么低沉、稳重

驾驶室和载员室闷得像蒸笼
热汗淋漓中
战士们严阵以待
监视、瞄准、击发
像极速俯冲捕猎的大鹰
又像一颗子弹
压入弹夹，蓄势待发

脊梁

■洪福乐

还好，战士的身体是血肉做的
若是钢筋，那一定已被折断

浊浪，啃噬着城市的轮廓
风雨，在骨髓里掘进
泥浆，裹满身躯
将他塑成青铜

这被淬火的脊梁
足够坚硬
向下，楔入地下岩浆的脉动
向上，隆起大地不屈的山峰
他们以挺拔的姿态，站成
洪水永远无法冲垮的——
一道坚挺的堤坝



第6521期

在戈壁修路的日子

■韩广宁

在我的军旅日记里，夹着半片风干的红柳枝。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1996年夏天在戈壁滩修路的日子。那年，地表70摄氏度的高温烘烤出了很多难忘的经历；在铁锹与砂石的碰撞声中，藏着我们火热的青春岁月。

那年7月，我们连队接到修建边防巡逻路的命令。当卡车碾过最后一片绿洲，眼前的世界突然被剥去色彩。天是铅灰色的，地是褐红色的，连风似乎都带着棱角。20公里的路基，要靠铁锹一锹一锹挖出来，在戈壁滩的烈日下，这是一场与天地的战斗。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背着工具出发。太阳爬上山头时，地表热得能煎鸡蛋。

记得有一天正午休息，炊事班送饭的车坏在了半路上，大家在饥饿中等待。这时，看着脚边被晒得发烫的铁锹，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时有咽炎，连队特批我每天带两个生鸡蛋用开水冲服，治疗咽炎。我把铁锹用水反复冲洗，又用干净毛巾擦了3遍。老班长在一旁笑道：“你小子给铁锹洗脸干嘛？”我没说话，从挎包里掏出生鸡蛋，在铁锹沿轻轻一磕，蛋黄裹着蛋清“啪嗒”落在锃亮的铁面上。瞬间，一股焦香混着热浪腾起来，蛋清边缘很快泛起金黄的卷边。我捧着“铁锹煎蛋”递到战友小王面前，他瞪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咬一口，说道：“香！真香！”

那天的午饭大家各展其能。有人把土豆切成薄片铺在铁锹上，烤得外焦里绵。有人从帐篷后翻出几个红薯，放在铁锹与地面的缝隙里，居然烘烤得很香甜。老班长最绝，他把馒头掰成小块，在铁面上反复翻炒，竟做出了带着焦香的“炒馒头”。那天，烈日下蒸腾着热浪，也蒸腾着我们的笑声。

戈壁滩从不是温顺的。它给我们铁锹上的美味，也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考验。记得那是施工到第3周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平整一段路基。天蓝得像块玻璃，一丝云影都没有。突然，副连长指着西北方向大喊：“不好！是黑风！”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天边涌起一道灰黑色的“墙”，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压过来。黑风所过之处，沙丘像被无形的手揉碎，飞鸟仓皇逃窜的影子也被瞬间吞没。

“快卧倒！”连长的吼声刚落，狂风已带着尖啸扑到眼前。我下意识地抱住电话线杆，只觉得有股巨大力量撞了我的背，耳朵里灌满了砂石呼啸的轰鸣。有个新兵没来得及趴下，被风卷着像片叶子似的飞出去，好在被路边的电缆桩挡住了。我紧紧闭着眼，军装被砂石打得噼啪作响，仿佛连骨头都要被震散了。

不知过了多久，风势渐渐小了。我挣扎着抬起头，看见战友们一个个从沙堆里钻出来，从头到脚裹着厚厚的沙土。小王想咧嘴笑，一张嘴却喷出满嘴沙粒。我们互相拍打着身上的土，拍着拍着就笑出声来——有人的军帽被吹得不见踪影，还有个战友的解放鞋只剩一只，袜子上还挂着蓬草。

回到营房时，我们愣住了：3根水泥

柱固定的篮球架，竟被整个掀出了营区，卡在200米外的沙棘丛里；宿舍的玻璃也被打碎，窗台上积着半尺厚的沙；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从楼顶被吹到操场上，摔坏了……我们赶忙拿起铁锹开始清理这片狼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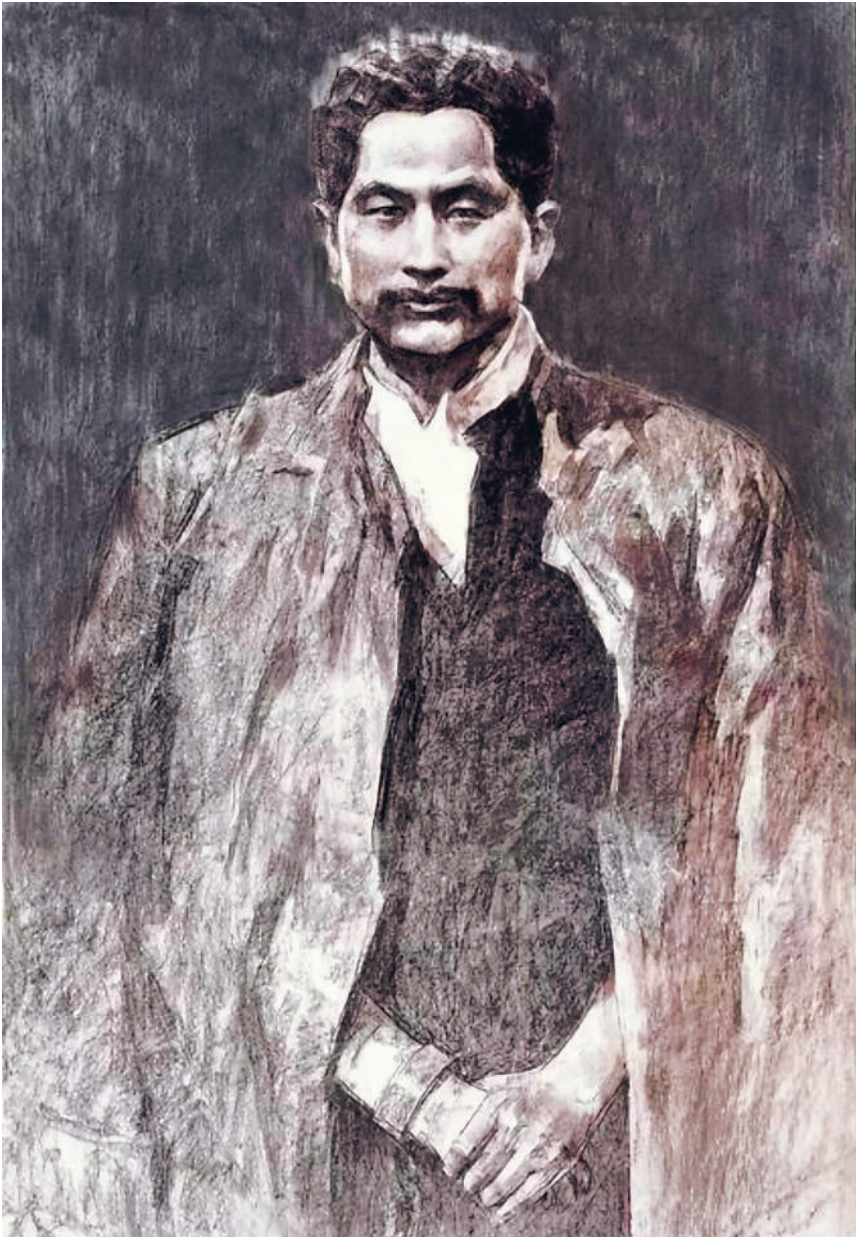
夜里，躺在帐篷里，听着风掠过帐篷绳的呜呜声，我摸出日记本，打着手电筒在本子上写日记。我回想起铁锹上的煎蛋，忽然心生感慨，越在艰苦的地方，越能长出最顽强的快乐。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在戈壁滩上挖路、垫土、压实。遇到洪水沟，我们顶着烈日搬水泥板，用铁锹把砂浆抹得严严实实；刮路机陷进沙窝，我们拉着钢丝绳一起喊号子，汗水滴在地上，瞬间就被蒸干。有次暴雨突至，我们披着雨衣在齐膝深的泥浆里加固路基，老班长的脚被碎石划开个大口子。他拿出急救包简单一包，继续和我们并肩作战。

3个月，当第一辆巡逻车驶过平整的路面，我们站在路边敬礼。戈壁滩的风依旧带着砂砾，可阳光落在崭新的路牌上，竟有了几分温柔。我手上那把煎过鸡蛋的铁锹，锹面已经磨得发亮。而我的那些战友，青涩的脸上也被磨出风霜的印记。

如今，那本日记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扉页上贴着当年从戈壁滩带回来的红柳枝。看着那些被汗水打湿过的字迹，我又想起那用铁锹煎蛋的欢乐一幕，想起沙尘暴后像泥人似的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想起老班长说的话：苦地方、累地方，才是锻炼人的好地方。

那些在戈壁滩上的岁月，是我生命里最滚烫鲜活的记忆。



方志敏（素描）

李泽浩作

训练场速写

■毛进

记忆

那是一个平常的傍晚，玫瑰色的晚霞映红营区的池塘。微风吹拂，池塘泛起涟漪，蛙声四起。

训练场上，密集的火箭炮筒昂首挺立，一群官兵正在测算炮射距离。锁定坐标、瞄准位置、装弹完成……“速度慢了，再快点！”指挥员看了一眼表，语气严肃：“还是没能突破，重新来！”

这是某营正在进行的拼速度技能训练。一天下来，同样的动作要重复上百次，可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他们挥汗如雨，重复操练，誓要达成目标。

训练结束后，官兵聚集在一起看电影。电影放映前，战士们先要唱支歌。“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他们的歌声，惊飞了树上的鸟雀。

那时候，同一个营区还驻扎着步兵团。天上的红云越来越少，夕阳余晖洒落在绿茵操场，也洒落在战士们热汗淋漓的脸庞上。他们摸爬滚打，跨越障碍、翻越木墙、擒拿格斗、刺杀对抗……不时发出狮吼虎啸般的声响。

夜色降临，月华皎洁。此时，操场上的草坪寂静得只剩虫儿鸣叫。在深沉的夜色里，在垒筑的红砖高墙外，某连队夜间实弹射击即将上演。

当曳光弹似一条金龙划破夜空，照亮趴在战壕里的战士们，他们的眼中充满坚毅自信。领队训练的王连长说，他的这些兵都很珍惜夜间实弹射击的机会，他们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打好每一枪。

那晚的月亮很圆、星星很亮，微光照在战士脸上，也爬上战士的钢枪。微蹙的眉头，代表他们此时的紧张与专注。当曳光弹隐去光亮，天地陷入黑暗，射击开始。只听枪声点点，一阵红光闪烁。弹雨纷飞间，靶场尘土飞扬，那些从靶子上脱落的纸屑，纷纷扬扬宛如梨花飞雪。射击结束，获得最佳靶环的战士，在战友的欢呼声中，露出腼腆而喜悦的笑容。

这些场景，是我永生难忘的军旅记忆，它们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当我醒来，看着窗外还未升起的晨曦，耳边仿佛还能听见战友们的笑语，心中溢出满满的感动与怀念。



赤子之歌

——纪念方志敏烈士

■李晓亮

1935年8月6日
离36周岁生日还差15天
你毅然决然为信仰
而永别这个战乱贫穷
又寄予无限希望的国度

36岁，多么美好而壮丽的年华
波澜壮阔的革命风帆正待高扬
你却如流星般
在历史的天空疾逝

缅怀你
不仅是两条半枪
点燃了赣东北的星火
更感佩于你的党性、你的品德
你的思想光辉与精神力量

告慰你
我们历经坎坷与磨难
始终坚强不屈的祖国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分别了90年
你依旧鲜活在我们的心中
人们不会忘记
你的功绩、你的品格

闽浙赣
你亲手创建“坚强苏维埃阵地”
务实际，尚清廉，人民拥戴
发股票，聚财力，巩固根基
建公园，为民祉，深孚众望

红十军
你一手打造的铁拳主力
在苏区面临“围剿”的危难时刻
毫不犹豫挥师支援

民族危亡之际
你高举抗日先遣队大旗
剑指皖浙敌人重兵把守的腹地
你义无反顾、坚定不移

你本已冲出敌人的包围

却心系大部队尚在险境
重入虎穴身陷囹圄
怎不令人惋惜

可笑的敌人
争相为此邀功自喜
一块怀表、一支笔
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富有与贫穷
也映射出对手的贪婪与可耻

镣铐能锁住你的肢体
锁不住你眼中真理的锋芒
勇士的较量岂止在战场
面对威逼利诱和高悬的屠刀
你视死如归、慷慨激昂

在那险恶之地
《可爱的中国》照亮昏暗的牢房
字字滚烫，是赤子泣血的衷肠

怀玉山的云雾遮不住光亮
你用品不朽的雄文宣告
狱中的黑暗是淬火的炉膛
炼就赤胆忠心，永不熄灭

清贫，是你灵魂的徽章
洁白，是你人格的底色
牺牲，是你忠诚的宣言
为信仰倾尽最后一滴血
那抹殷红已化作黎明前的霞光

36岁的生命何其短暂
你早已融入祖国的山河
站立，你是不屈的山峰
倒下，你是奔涌的河流

你看，一代代后来者生机勃勃
他们擎着真理的火把
照着前路，大步向前

